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目次

空空

隋

法應　慧實

住力　大志

道成　智晞

智越　波若

法彥　智璪

真觀　慧因

慧擘　道房

法智

唐

法敏　法詵

慧持　智凱

義褒　惠明

禮宗　印宗

玄覺 附玄策　慧忠

神邕　智慧

文皐

道遵

豐干

寒山

拾得

靈祐

道欽

圓修

如訥

良价

法明

湛然

船子和尚

韜光

會通

景欣

圓澤

道幽

文邃　惠符

神瞻　玄宗

元慧　崇惠

允文　慧闍

澄觀　一行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月次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林宋守一化卿氏閱

空容

僧 共一十五人

法應

法應姓王氏會稽人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禪業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僉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勑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

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最高者應爲之長勅城内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教習領徒三百於寶塔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有司仍造經一藏躬親受持應素無所患忽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花見迎言訖合掌端坐而逝世壽八十

慧實

慧實潁川許氏子也少出家志敦幽尚遍歷名山聚素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即携門衣鉢隨身唯[illegible]世者垂十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默自

步及慈勝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清苦之志老而彌篤卒年九十有六、

住力

住力錢塘人青年離染卽任繕造之功宣導四部以擢誠爲第一乃建栴閣貯優塡王像隋孝勅慰精室胤[illegible]焚身擬留像閣火滅合掌凝然閣東無恙像亦旋歸閣部人天無不欽住力之捨身崩淚言者無不泣下虞[illegible]虞世南爲之碑記、

太志

大志會稽人幼事天台智者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陀行有時拔身猛獸悉皆避去飡粒若盡惟飲澗水續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凌遲遂身着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日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士衆通集志絕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然之光照岩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

德貳爲衆說法聲聲不絶燒已下棚趺入定七日而

復卒、

道成

道成字明範姓陶氏丹陽人少而入道住永嘉崇玄寺

事式法師爲弟子儀貌瓌美奇姿挺衆孝伍日曰神童

具戒之後學超儕輩數論毘曇楽神便悟大同初歸講

京師意樹心花增暉且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慕

義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昆利益弘多

卒年六十有入停龕旬日合掌端坐如生窆日香氣勃

發結爲紫雲停如華蓋覩茲靈瑞者無不傾歎

智晞

智晞頴川陳氏子也童稚即有出塵之志稍長從智者薙落禀受禪訣加修寂定如救頭焚道力所持至感山靈捨木漁師斷筌一切含靈盡歸安養時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忽覩一異僧身着衲衣手持錫杖形神爽俊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見俄聞東山聲鍾大音震谷晞云憶喚吾歸去也遂命香湯澡浴合掌而逝窆之龕在智者墳前二十百餘步

智越

智越臨海人受業智者大師嘗誦法華經瓶水自盈居靈山精舍行法華三昧人天瞻仰大業十三年終國清寺荼毘舌根不毀色紅軟如初蓮出水四衆歎異以爲誦經之驗

波若

波若未詳氏族高句驪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隋初游方學業遂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智者曰汝於此有緣宜須幽栖以成妙行華頂是吾昔

曰頭陀之所、山𪋤䖘猛、非大乘根性、不能安止、汝往彼學道、當有弘益、無須慮衣食之不給也、彼若承旨而往習禪樹下、資不親物、影不出山者十有六年、一日忽下到佛隴上寺、淨人見三白衣人擔衣鉢以從、忽然不見至於國清、語諸同意云、彼若將歸故來作別、言訖端坐而逝、四衆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轝示別、雙目忽然開明、至山仍閉、

法彥

法彥姓張氏、清河人、周朝滅法之年、避難投陳、遇智者、

於金陵隨還至台服膺請業授以禪那自是不停房舍毎處山間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臥數有山祇變形撓試晏坐怡然不干其慮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法相師曰如法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禪也卒於國清寺世壽六十有三

智璪

智璪清河人爲智者禪師高足遵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智者云此是表九導衆生聞法

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爾後住實林寺行法華三昧至貞觀十二年示寂

真觀

真觀錢塘人字聖達生有奇相出家通經律論尋謁天台智者禪師受禪觀開皇十五年於靈隱山石室頭陀宴坐衆建南天竺寺請師居焉是爲開山始祖師有雅操文帝三徵秦王兩延皆以疾辭大業中因山行自標葬地未幾示寂

慧因

慧因姓于氏潞盤人晉太常寶之裔也十二出家事開
善慧熙法師稍長遍歷諸方叅求法要造長干辯法師
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泓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
更於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
餘人鍾武傳燈將三十餘載遂感冥王遣迎說法時經
七夕若起深定謂經三月其意該幽顯行極感通有如
此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因是法門龍象奉為上座謂
肅禪學清穆僧倫事等威權同恩啓旦及唐運重興佛
日還十大德因當其一以身御法不令而行後進具戒

者無不稟其羯磨固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法四代常顯一乘而真覩物情喜怒無色故遊其道者咸莫測其位云以貞觀元年卒於大莊嚴寺世壽六十有九弟子等爲建支提塼塔勒銘封樹文則蘭陵蕭鈞所製也

慧璧

慧璧姓弘氏嘉興人在胎孕時母聞腥即噦及生而母嘗便不食其乳母如茹蔬食乳如常十七出家流水寺稍壯周遊訪道無擇夷險四論三經咨詢賓要學旣明達還止舊居四方負笈參請者常數十百人曉夕講誘

樂說無倦背不着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將憑彎几性海淵泓遊者莫測第云不可思議大德而已卒年七十

道齊

道齊錢塘人母夢擎日月而生幼入庠序經籍淹通及嘗定天竺羣鹿馴擾巨蟒鷙獸向之不動講雜花經靈地忽生雙蓮山椒乏水卓錫泉迸四方緇素無不皈命以爲慈氏下生也

法智

法智者不詳何許人弱年離俗留心講肆晚歲以選宣

之門莫如念佛每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於地獄可信又聞經說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人難云何故生大邪見俱是佛言急須念佛久則三昧現前乃於國清寺挖牽臺上晝夜勤念佛忽預辭道俗云生西方去令親識爲吾設齋中夜無疾而逝時有金色光明來迎照數百里江上船中謂言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云

傳共一百一十九人

法敏

法敏丹陽人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法音所動緇素雲湧正講之際忽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復還一音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座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忽三日夜無故晦冥至期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晝因爾遷化

法詵

法詵錢塘人母夢吞珠而生遺形理性與山木爲羣嘗登法座講經有光如紅縷漸大遶空散作百道金光凡在法席之下人天八部無不洞於心目所講之經如飄逝鳥音入耳者悉生歡喜四方學徒聞之雲集後示疾涅槃異香經月不散弟子爲淸涼國師

慧持

慧持姓周氏汝南人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儀不妄廻盻時人目爲象玉持歷探三論鈎深窮遠誠善者

莊易史識玄之大宗言法理隋末避難越州住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華嚴累年不絕閉影深山者將三十載跏坐不臥苦節至終一日忽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跏坐斂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至七日不起忽聞異香方知坐脫跏結鏗然申而不解乃坐送大禹山玄素萬餘人悲歎相嗟至於窆所世壽六十有八

智凱

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歲聽吉藏法師講法華

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明日遂請出家身相黑色故號黑凱年十三隨藏會稽住嘉祥寺門人英達無敢右之尋移餘姚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不畜衣鉢不受供施自傳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曰只飲此池可以終老貞觀十九年四方義學請出嘉祥求講三論纔離龍泉小池即竭凱聞歎曰池竭食亡吾無反矣講畢忽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而逝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時聞異香

義褒

義褒姓薛氏、晉陵人、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尊經、強對當時、稱爲僧傑、時婺州曠法師、四經三論、匠表推高、褒詣座下、敎揚義筵、錄恩拔釋、諸方俊鋭、將事別輪、曠乃勉褒行傳燈禮、褒從之、傳經述論者、餘三十年、敎迄五湖、名馳三輔、後住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飡、詔徵同三藏玄奘法師、翻諸經論、慈恩開創、宏吉有盈、雙道纂病齊亡、乃有負氣盱衡者、擧褒爲提綱、解決、責以三關、徵研五句、當時莫彥貢膺者、

莫不歎其竦拔之神奇欣其辯洽之鋒利也頃之觴往東都剏召追往命於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驩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年僅五十有一勅葬金華舊寺賻賵之榮光聞遠近

惠明

惠明姓王氏杭州人出家遊遁遯無方所時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景赴明在法席二十五年衆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炎凜不更時目爲青布明爲人翹勇果敢策勤無偶後至荆州四望山頭陀見二虎交鬪

自性分解虎各弭耳而去形止影俱所去無戀即經所謂如鳥飛空者也龍朔初至京遊觀凡交言論者無不服其神解不久旋反云往幽江偃閑修道竟莫測所終

禮宗

禮宗姓宋氏會稽人道氣遒壯志求之微願遂出塵決除執絆属長壽和尚通達禪觀往叩其關學習之心未嘗少懈長壽歎曰汝之出塵有大利益可謂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矣乃奮藻摛華注涅槃經懐鉛握槧周於二載挫銳解紛怡然理順遂成夾注八

十卷卒年九十有七

印宗

印宗姓印氏吳人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往蘄春謁忍大師未契宗旨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大師言下悟機始悟玄理遂以能爲傳法師嘗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爲心要集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於會稽妙喜寺示終囑循輪王法葬之世壽八十有七

玄覺玄策附

玄覺、字明道、永嘉人、姓戴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嘗與東陽玄策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携瓶、遶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覺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覺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

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
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既回、敵眞學者輻輳、號
眞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
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行於
世、先天二年示寂、勅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宏演金卷
人、嘗遊方屆於河朔、有智隍者、曾謁黃梅、庵居習定、
自謂正受、策知隍所得未眞、往問曰、汝坐於此作甚麼、
隍曰、入定、策曰、汝言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
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

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策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策曰我師曹溪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策曰我師云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始開悟策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慧忠

慧忠諸暨人姓冉氏自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不出山

者四十餘年肅宗重其道行召居西禪院事以師禮及
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
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令與國師試
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師問曰汝言得他言通耶卽念
汝道老僧在什麼處三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爲却
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曰和
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
問還如前語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
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

者三。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有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見佛性。問。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着佛求。再問。那個是佛。曰。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又曰。吾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大曆中。石會長往。遷靈於黨子谷。建塔。賜

諡大證禪師

神邕

神邕字道恭姓蔡氏諸暨人聰悟過人年十二出家法華寺每覽孔釋二典一過能誦從玄儼師通四分律鈔又從左溪習天台止觀法華玄疏梵網諸經秘捷載（？）觀性知空至於歷夏遂司南學者乃振錫西遊止於長安公卿藉其風華追慕者結轍而至一聞玄著無不攝禮著作蔡子春高欽而勝學與之酬抗子春折角謝焉中書舍人萬齊融歎曰此闍黎[illegible]

師子時人以爲知言先是中岳道士吳筠造論數篇斥毀釋教昏蒙惑之邕乃襲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之破魔丈爰蘊城壍以正制狂旗鼓纔臨吳筠覆轍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南佛法再興邕之力也貞元間示疾而滅報齡七十有九僧夏五十

智慧

智慧越人形貌短小神觀甚儁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參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與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何以示衆對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此外更

有何言對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慧曰馬大師卽恁麽未審和尚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一曲似禾鎌慧後隱居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卽心卽物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物是藥病對治句僧問曰如何是脫酒句慧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又嘗自吟云宇內爲閒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有處自騰騰

文綱

文綱姓孔氏會稽人十二出家冠年受具探有彝檢口

無盡言尋請京兆道成律師、稟毘尼藏毎登壇講律讚
若斷山或風雨晏居或晝夜獨行、故能吉祥在手、不捨
其親戚德迎風、不絕於氣、人方來學讚歎者舉袂雲臆
發聲雷駭是以一府法主、四朝帝師同迎葉之入城、最
匿王之說戒、竹園林外、別有沙彌畢樹枝間、廣聞鵝鳥
所以受潤者稠、入見者深爲痛已登養歡喜之樂一心
不染解煩惱之繩景龍二載中宗延入內道場於乾陵
宮爲內尼受戒先天初睿宗又於朔殿請爲菩薩戒師
覺寺太上親聽法言王舍城中眷屬淨戒賜絹三千餘

匠悉付常生隨事修營一一緣來齊陰騰開元廿丑年怡然長往世壽九十有三滑臺太守北海李邕為之碑記

道岸

道岸姓唐氏潁川人少業儒有才名忽棄去落髮受具洗心訪道堅修律儀深入禪慧夜夢迦葉來為導師朝闡真經宛拜冥滕由是聲名籍甚推為經行領袖後居會稽龍興寺揚越江淮緇素雲赴竊天抱海無不虛往實歸時號為大和尚孝和皇帝召入內庭請為菩薩戒師親率六宮圍繞供養仍圖寫於林光宮御製畫讚由

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綜真典觀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統僧政律藏冀今傳芳象教因乎光盛當時以麟閣丹青未嘗有讚岸之遺逸榮寵過之尋辭還會稽以開元五年滅度於本山初岸本文綱律師高足也以江表多行十誦律罔知四分岸請帝墨勅執行南山律宗者岸之力也

玄儼

玄儼姓徐氏諸暨人少出家隸懸溜寺弱冠從光州岸師受具後遊方徧叅諸宿俱蒙印可由是道尊戒潔名

勅京師安國授記並克大德尋還江左徧行四分因著補篇記十卷羯磨述章三篇初光州岸公嘗夢神僧謂曰玄儼當爲法器云何教以小乘後乃命宣般若由是研精覃思採摭舊學撰金剛義疏七卷多古德之所未詳而獨發揮光明如指諸掌後住越州法華寺四方恭仰者數若稻麻筭同竹葦宴坐不出幾三十年開元二十四年帝親注金剛般若經詔頒天下普令宣講都督河南元行冲請儼重光聖日遂令盲者見日月之光聾者聞雷霆之響儼演暢之力居多道俗受法者殆出萬

人入境住持舉無與比義學宗之俱頂禮爲人天眼且以天寶元年化畫而逝窆於寺南泰山之下高樹雙塔光明驗於白雲列植千松秀色羅於明月

德秀

德秀姓孫氏富陽人少棲梵宇正護浮囊匪定常師留心律府嘗哀鬼神乏食每於中夜施其淨飯淅淅飛走之倫亦餐法食秀或林下經行輒飛鳴環遶後終於定山頗多靈異則天寶初載也遷神入塔天降舍利七顆門人以瓶盛之瘞於塔下或發之見秀齒上生舍利紛

紛而璺焜然五色後人還累甓以爲浮屠鄉人云恒有白蛇蟠屈守護樵牧之童無敢近者

大光

大光姓唐氏安吉人持法華經其聲通於有頂肅宗召見拱立而歎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甚慰朕心因賜名大光勅住千福寺清夜誦經遼邃通於聖聽帝聞而異之以爲希有使中涓覘之見白光滿室朗然若晝梵音方作光起面門如開毫相經聲旬息光亦隨斂尋歸吳興示寂於法華寺光一歛七十載

納四十年歲無浣濯而戒香鬱然吳興刺史李紳撰銘題云曇郎持經大德神異之碑

神智

神智義烏人姓力氏黃帝力牧之後少出家雲門寺年十二一食斷中持大悲心呪感法登戒峻勵恪勤遊方至於暨陽見其山水明秀歎曰營廷之魚潛於陂澤此地亦吾之藪澤也遂結茆以居恒呪水盂以救百疾飲之者立差士民敬仰日給無算皆號之曰大悲和尚

慧海

慧海越人初依大雲寺道智受業往叅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何事曰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甚佛法海遂禮拜問曰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何假向外馳求海於言下大悟明日馬祖告衆曰越有大珠圓明光透無遮障處海遂作禮承事六年後以受業師老歸越奉養乃晦跡韜光外示癡訥一日有法師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海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曰如何是佛海曰清潭對面非佛

而諱又僧問和尚如何用功海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曰一切人總如是用功否海曰不同曰爲甚不同海曰他喫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量所以不同僧杜口無語海時間居補衲忽僧謂曰將敗壞衲敗壞海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其僧作禮而去

法海

法海字文允姓張氏㒷興人少出家鶴林寺白駒匪食其場苗金翅俄翔於海而曲從師教周覽羣經大埜納川鄧林蒙羽是以圖入一性學階空王檀當代獨悟之

名剖先賢不決之義一時外學六籍皆通嘗謂人曰佛法一門極唯心地餘皆推輪也天寶中與揚州法愼律師講肆同曇一靈一等推爲游夏黑白二徒多從求益云

智威 慧威附

智威縉雲人姓蔣氏穎脫塵蒙心遊物表聞天台宗教遂從灌頂禪師咨請心要旣而得一融道體二居宗定慧方均寂照相半雖云自了急在利他天與多能富有辭藻嘗著桃岩寺碑與頭陀寺碑氣度相表或云威是

徐陵後身也後以法服付門人慧威慧威姓留氏東陽人總角之年露其聲習抉膺愛網經入空門不滯一方仍參三益聞縉雲盛行禪法裹足造焉刻志忘勞親威猶奧一日千里罔不推稱至有成業時謂小威

玄朗

玄朗姓傅氏烏傷人梁大士翕之六代孫也九歲讀經日過七紙從天台慧威法師習止觀禪門凡一宗之教無不研其精義復以觀音悲智爲事行良津乃遊心十乘諦實三觀獨居一室三十餘秋時有育狗來伏朗前

長嗥宛轉似有所祈冥冥然憫之焚香禮佛爲狗懺悔七日而盲狗寂然天寶初示寂爾終報齡八十有二僧夏六十有一朗細心修行以身獨律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厦非因禮佛未嘗輕出禪關一步凡稟其戒律者無不精嚴自持弟其傳法是爲五祖天下皆號之曰左溪

慧明

慧明姓陳氏鄱陽人初習律藏嘗謂人曰昔者繫刑首作伯成子遁焉吾雖不捨律儀而憑乎諍論紛紛若訟

印心之法至矣哉乃西詣方巖嶺開心地止於魚陂道場有大鯢來擾如燕家犬時爲飢寒去後至必號呼未告徃徃有徵尋移止佛川泉側有吳王古祠明爲神說戒遂斷血聃神復捨祠爲寺肇基之日於祠下獲一銅盆下有篆文慧明二字建中初示滅其日庭木春染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

子瑀

子瑀字真瑛姓沈氏德清人總角出家壞衣削髮媒良世事於洛京大福先寺受具於是佩菩薩印獨如來燈

證聖中歸於大雲道場堅持律柄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日夜一匝忽夜有聖僧九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彈指而去或夜無燈燭心口自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天寶十一年秋禪坐而化明年啓龕荼毘容色不變如生雖少林頂髮漸春育髮何以過是當時聞見者莫不歎其希有也

乾峯

乾峯越州人嘗與雲門揚辯鋒機對荅弓而笑有僧問涅槃門路以拄杖畫地曰在此

道光

道光姓褚氏諭郡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和尚學通毘尼夏演湧槃崇東南稱為義虎嘗爾慕咏箋鏞道華持法華三昧淺身不息上元初終於本郡壽七十有九初光幾前三日寐爽支疾癡神彼色身觀彌陀具相現伍其前清庭碧花昔所未觀四日質明忽有異人語光為和尚送兩月彈指曰但發善想心至五日曼陀羅花自天而雨須臾合掌端坐而逝

守直

守直字堅道錢唐人姓范氏初從支硎圓大師受具足律儀是夜眼光現長一丈餘持久方滅練行三年受菩薩戒傳楞伽心印講起信論壽山律鈔各三十餘過再等一雨大小雙機在乎圓音未嘗少異乃立願誦法華經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宛然在握後住靈隱者十年忽語侍者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示其必然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安所得乎吾將舍斯榆枝養久也無幾示滅世壽七十七春一

靈一

雲一姓張氏越人少聽雲門寺茂亮法師經論一開悟
解法師奇之曰此佛子也遂剃髮受記既而西遊長安
習毘尼藏學惟識俱舍等論於是蓮花不染之義甘露
甚深之旨一傳慧炬了作梵雄後杖錫東歸一旨演法
凡講四分律總三十五徧江淮釋子受木叉者非一登
壇即不爲得法天寶十四載浙江潮末南激錢唐大雲
伽藍正當湍湃因請一講律學徒千人咸發大願每正
念摩訶般若以止濤激五月晦日恍惚之閒見一神人
衣冠甚偉自稱伍胥稽首謝曰常垂法施即改波流未

逾旬日漱沙五十里遊條驚歎稱未曾有以大曆六年遷化於寺之律院報齡八十僧臘六十一

齊翰 如隱附

齊翰字等至吳興沈氏子出家禾定寺後請住虎丘翰道性洞然外則淡然遊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關門相部義疏精徹罕儔明法華經王綱翰藏壇每當講首大曆十年入淼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金中頓現即以是年示滅報齡六十有八初翰之遇疾也語門弟子曰有雀從空飛下廻翔我前必謝之期小聖

循病安能免哉受業門人如隱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交當時稱為高潔

辯秀

辯秀姓劉氏稚齒出家事靈隱謀禪師便能問津圖入道之意所聞指訓如涼風入懷豁然清悟天寶初受戒於東海鑒真大師傳律於會稽曇一尊隸名於吳郡之開元寺時郡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秀應其選後於淨土一門不懈於念時時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蓮心不直非達觀之說夫

出言即性發意皆如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況我正念乎秀登壇一十六番受度者數千百人秀振制律樞正持僧統建中初示疾而終世壽六十七法臘二十五當其逝日有庭樹一本枝葉扶踈朝花正敷而遽萎謝遷龕於虎丘西寺松門之右

惟實

惟實富春人四歲不語父丧忽謂母曰生育德重願歸佛圖以報於是出家從本宗禪師密授微旨號曰徹師天寶中振錫大蓬山蘗毒蛇猛獸俱爲馴伏尋徙香山

寺貞元二年坐逝建塔於寺巽隅葬焉咸通十四年勿
有大勇漆器五百事入寺日徽和尚於浙西勿綠先達
至此衆問其所在日溪邊灌足衆趣而出惟見濟跡箋
徑直抵墳塔遺履在傍遂啟塔視之儼坐如生鬚髮茂
長遂出而奉之

大義

大義衢州須江人姓徐氏得法於懷讓禪師卓錫鵝湖
隨機說法憲宗皇帝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講義有一法
師問如何是四諦義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

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義云法師只知欲界無
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
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義泰
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眾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
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
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義對曰不
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元和十五年敕書
古大曰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明淨

明淨高密人少出家修定爲業後南游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繿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絶日至村中乞食比還忽値羣虎皆張口開目若以飢告淨曰吾行山澤久矣虎兕無心畏之今羣列路傍豈非爲食耶乃以匙抄飯以次納諸虎口虎得食皆垂尾而去後每出乞食輒飼羣虎以爲常貞觀三年大旱詔下岳瀆諸祠普令雩禱淨應詔於莊嚴寺僧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可有白虹否對曰有淨曰雨傾至矣須臾雨洽遂以有年

剃度三千僧嗣其淨德尋遷義勝寺莫測所終

齊安

齊安海門郡人姓李氏少依雲琮禪師落髮後謁大寂一見契機乃命入室示以正法住塩官鎮國海昌院大鳴法鼓聲馳四部有講僧來叅安問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安云經中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安豎起拂子云這個是第幾種法界講僧沉吟徐思其對安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

爲椎什麽人打得衆無對後不疾宴坐示滅勅諡悟空禪師

靈默

靈默毘陵人姓宣氏從馬大師剃落受具初叅石頭一言便契執侍巾瓶者二十年後入天台住白沙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默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默云汝試下手看一日忽焚香端坐示將入寂僧問和尚向什麽處去默曰無處去僧曰某甲何不見默曰非眼所覩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法常

法常襄陽人姓鄭氏初叅馬祖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師悟遂居於鄞之大梅山馬祖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祖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裡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廻舉似馬祖祖曰大衆梅子熟了也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從容間復聞鼯鼠聲師

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智藏

智藏姓皮氏廬陵人少精律藏隸名豫章天宮寺仰焦烋號爲律虎每登法座提唱毘尼辨理析微連環可解貞元中值大寂禪師篤明心要遂遊會稽於杭烏山頂築小室安禪乃著華嚴經妙義宣吐亹亹學者歸之

以元和十四年無疾而終報齡七十有九

惟寬

惟寬衢州信安人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毘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貞元初始行化於吳越問憲宗詔至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

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着忘即落無明此為心要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是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我無汝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登堂說法訖

敕化勅諡大徹禪師

𧹞眞

𧹞眞衡州信安人少詣長沙嶽麓寺禮靈智禪師出家後於武陵開元受戒因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求總持遂謁龍牙暢禪師參請法要龍牙曰趙州不真佛生非衆平之正本當後何名而從誰得眞一言領悟後於湖州湯吿昌沙汰後於韶與肩楊道化壽以無疾示滅世壽八十有一法臘五十有六

寶塔

玄覺姓褚氏錢唐人舒國公無量之弟也生而懸解深
達實相以崇善本出家師承慧果果一見器之曰証表
無眞僧久矣其以此子爲法鼓乎後於臨平建剎名曰
華嚴復以寺前平湖爲放生池迂迴十里一切鱗尾觧
甲之屬無不唫喁浮沉遂其生性又鑄像寫經追報王
考與兄無量晨昏說法以娛其母開元初示寂終於所
住世壽八十有四

稠錫

稠錫稠禪師人唐開元間卓錫南岳庵前稠稠木自開因號

稠錫和尚嘗下山未幾復歸庵衆僧不納一月僧二虎至僧衆怖走稠錫曰勿怖止欲次去就耳吾果不能住此庵虎當恣啖我如可爾君遠吾身三匝虎繞行如數衆懼請留集衆五百遂成大剎

惟則智禪師附

惟則京兆人姓長孫氏六祖牛頭弟子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岩法席漸盛因名其岩曰佛窟一日示衆云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也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爲萬物之主吾

持之矣汝等知之乎有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云穿
過了也十月安坐示滅壽八十臘五十有八法嗣爲雲
居權禪師

鑒宗禪師湖眞院

鑒宗吳興長城人姓錢氏少依開元高閑出家學通淨
名思益經後謁鹽官悟空大師決擇疑滯遂止徑山宣
揚禪教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師謂之曰佛祖正法
直截亡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
緣離一切心卽汝眞性諲聞豁然辭拜遊方至潙山衆

僧玄言師以咸通中示寂諡曰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禪也洪諲吳興人姓吳氏年十九落髮二十二受具習律儀因參鑒師之謂三昧忽食後得悟溈山遂繼躡蹤徑山第三祖於法實溈山之嗣也光化中白衆而化

道悟

道悟東陽人姓張氏於杭州竹林寺受具精修梵行推爲勇猛嘗參國一服勤五年載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後卯石頭言頓悟并初所得豁然氷解後住天皇寺學徒依附嚴肩摩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不題

法席於斯爲盛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元和中示疾暮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入滅壽六十臘三十有五

法相

法相姓俞氏長水人七歲投師受經三浹旬誦通法華全部弱冠游長安習毗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業成東返於開元寺置壇說戒每有異鳥棲於座側聽所不

去講畢而後翻然入雲會昌中忽告弟子曰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衆晝聞天樂夕覩異光建塔於木積鄉之原却後五十餘年義州刺史曾信大理司直吳方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勾鎖不解舌相不壞如芙容花齒全四十二香湯浴之重葬焉

三平和尚

三平和尚奧之麗水人少出家受具戒持律精猛人天共仰築精舍於南明山是爲大安嘗乘虎至溪津叱虎還徒步入城比晚虎出候於溪載還山以爲常

少康

少康縉雲仙都人母夢至鼎湖峯見玉女手持青蓮花授之曰此花吉祥寄汝已而有娠迺生青光滿室香若芙蕖七歲未言母抱入靈山寺瞻禮佛像康忽唱言曰釋迦佛聞者異之十五歲出家從學諸方貞元中至長安求見留善導和尚真像像化爲佛身謂康曰汝依吾行法化導衆生同歸安養名爲善導康如所證南至江陵果願寺遇一僧謂曰汝化緣在睦州言訖不見康因至睦州日乞食城中得錢誘小兒誦阿彌陀佛一聲遺

一錢郎高峯嶺建淨土道場集衆齊聲念阿彌陀佛康獨聲高見佛從口出連誦其出若聯珠坐逝之夕有光燭烏龍山山變爲白色宋元符二年賜號曰廣道大師

天然

天然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以爲解空之祥遂往叅馬祖纔見以手托幞頭額祖熟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汝師也還抵南嶽仍以前意投之石頭以爲法器親爲薙落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祖未叅禮便入

僧堂內騎聖僧頭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祖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躂倒汝麼師曰若躂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徑山禮國一禪師尋至龍門香山與伏牛爲莫逆交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爲誚我一日往南陽謁忠國師見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

是不是師遽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師後向南陽丹霞山結菴以居學徒雲集三年間遂構成大院長慶四年六月忽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授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有六勅謚智通禪師

文舉

文舉姓張氏東陽人十九落髮始隨息慈以四分律爲學晝夜翹勤遂登講座大通法華義疏得智者之骨髓舉身量六尺其形如山目不邪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

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爲繩準其奔走聽受者與佛窟則公禪道並驅而爭先也尋勅爲國淸寺大德會昌二年五月化去報齡八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五

道邃

道邃字宗建姓張氏吳興人初從天竺威律師受具戒首宗毘尼傳教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臨壇度人徒盈石室之籌天寶中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於天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荊溪禪師曰此智慧光明從心流出也又於支硎山入法華道場覩

此身在虎穴中坐虎頭者知是誰那之相無何以無疾

示滅報齡七十有一僧夏四十有六

豐干

豐干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布裘擁

質人問佛理止答以隨時二字樂獨舂穀役同城旦應

是舂夫不辭勤苦常誦唱道歌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

畏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拾得終日厝語聽者不解

時以風狂目之獨與豐干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

時如何照燭豐干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

不照燭也請師更道豐干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禮拜豐干尋入五臺山巡禮路逢一老翁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豐干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至五臺經數年後囘天台山示寂

寒山子

寒山子本無氏族嘗居始豐縣寒岩中遂名寒山子容貌枯瘁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時徐行廊下或時叫喚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翻掌大笑而去一日豐干

謂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不是我同流寒山因問曰汝去做甚麼豐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却不是我同流初閭丘胤出牧丹丘來謁豐干乞示安危之兆豐干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豐干曰國清寺執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乃行尋至山寺訪之見二人圍爐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復執閭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遂相携出松門自是不復入寺閭丘又至寒岩禮謁二人高聲喝之

曰賊賊便縮身入岩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杳無蹤跡閭丘哀慕不已令其徒道翹檢其遺物惟有木葉書詞數十首而已

拾得

拾得不知所自豐干經行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携至國清寺付典座僧養之因名拾得稍長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對盤而食復呼憍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箸大笑典座僧忿然罷其堂任令厨內滌器洗濯纔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

必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曰汝名拾得畢竟姓箇甚麼、住在何處、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卻問汝作甚麼、曰豈不見東家人死西家助哭、二人作舞大笑而出、每日僧厨下食、爲烏鳥所啄、拾得以杖杖護法伽藍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是夕神見夢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衆僧說夢符同、一寺駭異、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後竟隱名而逝、

靈祐

靈祐初作沙彌受具龍興寺自稱唐至國清求戒時寒山拾得搆松迎逆臨行寒山送之云千山萬水遇潭即止遂往泐潭領百丈應司馬頭陀之讖居大潙山橡栗充飢遂興潙仰一宗

道欽

道欽姓朱氏崑山人弱冠服膺儒教玄素禪師一見以為法寶欽因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因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欽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

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爲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欽曰待汝廻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廻去欽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大曆三年詔至闕下代宗親加瞻禮一日欽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賜號國一禪師頃之歸山說法而逝世壽七十有九勅諡曰大覺

圓修

圓修富陽人母夢日光入戶因而有孕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受名圓修二十受戒於荆州果願

寺一日游至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高松、萬蘿繁密、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時人稱爲鳥窠禪師、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土、入山禮謁、乃問曰、禪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住處尤險、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子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子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遂作禮、長慶四年、

忽告眾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

如訥

如訥未詳其何許人月有重瞳垂手過膝自尋徵得法乃止於道場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是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是得闘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即闘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裡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

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一日上堂說法訖、合掌端坐而逝、所遺壞衲王事及開山柱杖、今在影堂中、

良价

良价會稽人、姓俞氏、從五洩默禪師剃落、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日、修齋次、南泉問衆曰、明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价出對曰、待有伴卽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大參潙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

未審其微。溈山曰。我這裏也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溈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既到雲岩。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价曰。和尚聞否。雲岩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岩曰。今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价乃呈偈云。也太奇。也太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遂辭雲岩。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遂盛化高安之洞山、因爲雲岩諱日營齋、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迹、爲什麼與雲岩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辜負先師也、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得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卽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裡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問、問如何

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什麼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為吾除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名已謝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令擊鍾儼然坐化勑謚悟本大師

法明

法明不知何許人落魄嗜酒佯狂不羈終日大醉善唱柳詞人以醉和尚稱之明曰我醉且醒君醉奈何混俗和光然實不染一塵也一日居靈隱寺中忽謂衆曰吾當行矣乃書一偈云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朝酒醒歸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擲筆而逝

湛然

湛然姓臧氏常州人家本儒墨獨有邁俗之思嘗夢披僧衣授二輪游於大河議者以爲當以止觀二法度羣

生於生死淵中也遂以居士服受左溪朗公天台教法

天寶初始解縫掖而登僧籍乂之朗公捐代然乃大啓

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

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

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羣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稍見罔

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天寶大曆間詔書連

徵辭疾不就建中初示病佛隴道場說法瘖几泊如而

化號曰天台教主建塔附於智大師之原

船子和尚

船子和尚名德誠初叅澧州藥山弘道儼師儼師曰子
後上無片瓦下無錐地大闡吾宗與道吾雲岩二人爲
道契自離藥山乗小舟往來松江朱涇以綸釣舞棹隨
緣而度號船子和尚夾山善會初叅石樓住京口鶴林
寺道吾過之知其所得尚淺令叅船子會至朱涇見誠
大契宗旨辭行回顧再四誠喚回會竝起橈曰汝將謂
別有處那遂覆舟入水而逝

韶光

韶光蜀人長慶初辭師出遊師囑之曰遇天可前逢巢

則止後至錢塘遊靈隱山巢構塢時白樂天守郡語曰此吾師之命我也遂結庵以居樂天聞之遂與為友題其堂曰法安嘗以詩招之入城韜光不赴裁詩報之有明月難教下碧天之句真本色佳山人

會通

會通杭人姓吳氏初名元卿德宗朝為六宮使方春部花卉盛發詭賞移時因感悟自是忽忽不樂帝怪而問其故以願從釋對遂放歸見韜光光令見鳥窠鳥窠為祝髮服勤數年未蒙印授一月告辭鳥窠曰汝何往曰

諸方學佛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即豁悟、不復他行、世號布毛侍者、

景欣

景欣仙遊人、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湧泉之蘭若、一日欣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欣曰、即今豈是僧耶、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欣騎牛、不識欣、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欣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欣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

欣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欣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欣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欣曰、莫道騎者不識好、後卒於所住

圓澤

圓澤惠林寺僧、與居士李源友善、相約游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

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臨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天竺寺源悲悔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自洛適杭州赴其約至則聞葛洪川畔有牧童菱髻騎牛歌竹枝膈水呼源覩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近願勤

修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吹笛入烟霞而去三生石今在天竺寺後

道幽

道幽不知何許人於洞山得法止台州幽棲蘭若四方義學叩關請决者常數百人僧問如何是佛幽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幽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幽將示寂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幽曰調然調然言訖坐化

文邃

文邃福州人少依大慈寰中禪師受業時嚴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洞山之嗣止於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云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邃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僧參邃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亦豎一拳邃曰便恁麼只是個無開口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邃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

去特叅於師也須吐露遂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遂曰守株待兎枉用精神便下座

惠符

惠符姓戚氏靖暨人弱冠勇氣過人角力馳逐無有及者忽厭俗出家於香岩寺矯迹柔心淳淑頓變納法之後練行孤標毎夜沿山據草坐安禪不動後結菴霍山頂上研尋經論忽見巨蛇張口當前毒火熾然符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心定意當來受戒斯

頂箕捩蛻樊而去果化人形來求出家符爲之落髮披衣受戒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符具以實對吏卸其弄常而擲之後符凡見蒼癬腹瘧蛇皆爲呪之竝痊至開元中無疾而卒荼毘之日見骨節相連如鉤鎖云

神癰

神癰姓留氏建州人出家發之開元寺誦七佛俱胝神咒晨昏無間移住金華山北洞百家岩石穴中不構庵室作靈地頭陀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高覆之遥望亭亭如華蓋然其神人時來問道後導往赤松洞之東峯

安禪數載神人一日問曰師欲何須曰吾在此山之陰苦於凛冽神曰此小事耳至夜聞喧鬨之聲明旦一小峯移去

玄宗

玄宗永嘉人少出家志求度脫詣江陵朗禪師決了疑惑還至紫金山結菴以居山先多虎從宗卓錫嘷嘯絕跡一日見一老父趨前作禮宗問何人答云弟子此山虎神也自從師化得脫棄軀巳生天道故來報謝耳言訖不見宗以大曆二年坐逝

元慧

元慧姓陸氏平原內史機之裔孫髫齡穎悟長而溫潤良作枯龜思爲瘦雁遂辭親出家空王寺受具初習毘尼後住嘉禾之建興持三白法諷誦五部曼拏羅咸通中隨送佛中指骨舍利往鳳翔重真寺慧於佛前鍊左拇指以爲供養口誦法華不輟火盡灰飛色無撓沮其指不踰月復生如故說者謂鍊指復生與火中蓮花同種而異態也未幾示寂建塔於吳會之間爲三白和尚

崇慧

崇惠昌化玉山鄉人晝真修行至徑山證悟一欽禪師乞度爲沙彌云我誦俱胝觀音咒功力無比欽爲落髮授衣示名崇惠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夢訶令誦語不圓沙訶者成就義也　今京室佛法爲外道褒黜危若綴旒待師解救惠乃趨程西上時大曆三年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亂法嚮負以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履道時緇侶互顧顒望推排無敢躡者惠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illegible]架鋒

月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復蹈烈火手探沸油仍餐鐵葉號爲餺飥吏華懼怯懇惶掩袂而退時衆禪指嗟歎聲若雷響帝遣中官宣慰賜紫方袍一副號曰護國三藏禪師

允文

允文字執經姓朱氏嘉禾人九歲出家師授維摩法華二經再稔皆通高達者謂之重理或戲問之曰爾出家擬習何業率然對曰常陟蓮花臺作師子吼耳十六削頂投嵩山論壇大德遠和尚稟無邊作法仍就中夏受

相部律宗。并中觀論。補衣分衛。寒燠四周。既明義方。旋入師室。玄樞律範。尤見精微。後止越之嘉祥寺。敷其經律。戒約聽徒。頗為嚴毅。聞其警策者。往往涕泗交橫。悛心革行。中和二年。示疾化去。世壽七十有八。

慧聞

慧聞。衢州人。常勸人以檀波為第一。嘗於龍游藏汀鑄丈八金身像。有清溪夫婦二人。將一大鑑來捨。聞為誓祝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者。乃是夫婦發心之至。迨脫模顯像。果然鑑當佛心。又嘗往豫章勸化。得黃金

數鹽路遇賊劫鬭遂投金水中曰慮損諸君福叫請自捞取賊衆入水求之不得及鬭還州金寘然已在其室時山路虎鬭或逢之以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齧一野彘投寓前弭耳而去

澄觀

澄觀山陰人住寶林寺將誤華嚴義疏於夢寐之間見一金人以手抱之壁闍梨晝自喜爲吞納光明徧照之徹及疏成二十軸堂前池中開合歡蓮花五枝一花皆有三節後於中條山棲岩寺住寺先有禪客拳眉剪髮

字曰痴人被短褐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忽畢衆僧洒掃曰不久菩薩當至德宗嘗召至京師命譯烏茶國所進華嚴經賜號清涼國師

一行

一行鉅鹿人性彊記讀經文不再過初事普寂禪師精大衍數嘗至天台國清寺見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導達耶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

畫役其衝而門水仍復東流自此一行之名震於遐邇玄宗召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於掌言多稗益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題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亡故云

終吉至開元末蕆度年四十有五帝哭之甚哀輟朝三日親製文書於石出内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終